

# 明 史

●卷二百二十 列传第一百八

○万士和 王之诰（ 刘一儒） 吴百朋 刘应节  
（徐栻） 王遴 毕锵舒化 李世达 曾同享（弟乾亨）  
辛自修 温纯 赵世卿 李汝华

万士和，字思节，宜兴人。父吉，桐庐训导，有学术。士和成嘉靖二十年进士， 改庶吉士，授礼部主事。父丧除，乞便养母，改南京兵部。累迁江西佥事，岁裁上供瓷器千计。 迁贵州提学副使，进湖广参政。抚纳叛苗二十八砦， 以功赉银币。三殿工兴， 采木使者旁午。 士和经画备至，民赖以安。迁江西按察使，之官逾期， 劾免。起山东按察使，再行广东左布政使。政事故专决于左，士和曰：“朝廷设二使，如左右手，非有轩轻。”乃约右使分日治事。召拜应天府尹，道迁右副都御史。督南京粮储， 奏请便民六事。隆庆初，进户部右侍郎，总督仓场。寻改礼部， 进左。引疾归。 神宗立，起南京礼部侍郎，署国子监事。万历元年，礼部尚书陆树声去位。张居正用树声言，召士和代之。条上崇俭数事。又以灾祲屡见，奏乞杜幸门，容戢直

，汰冗员，抑干请，多犯时忌。俺答及所部贡马，边臣请加官赏。士和言赏赉有成额，毋徇边臣额外请，从之。方士倚冯保求官，士和持不可。成国公朱希忠歿，居正许赠王，士和力争。给事中余懋学言事得罪，士和言直臣不当斥。于是积忤居正。给事中朱南雍承风劾之，遂谢病去。居正歿，起南京礼部尚书，再疏引年不赴。卒，年七十一。赠太子少保，谥文恭。

王之诰，字告若，石首人。嘉靖二十三年进士。授吉水知县。迁户部主事，改兵部员外郎，出为河南佥事。讨师尚诏有功，转参议。调大同兵备副使。以捣板升功，增俸一级，进山西右参政，擢右佥都御史，巡抚辽东。大兴屯田，每营垦田百五十顷，役军四百人。列上便宜八事，行之。召为兵部右侍郎。寻以左侍郎总督宣、大、山西军务。

隆庆元年，就进右都御史。俺答犯石州，之诰令山西总兵官申维岳、参将刘宝、尤月、黑云龙四营兵尾之南下，而檄大同总兵官孙吴、山西副总兵田世威等出天门关，遏其东归。巡抚王继洛驻代州不出，维岳不敢前

，石州遂陷。杀人数万，所过无孑遗，大掠十有四日而去。事闻，维岳、世威、宝论死，继洛戍边，吴落职。之诰以还守南山，止贬二秩。

明年，诏之诰以左侍郎巡视蓟、辽、保定、宣、大、山西，侍郎刘焘巡陕西、延绥、宁夏、甘肃。之诰以疾辞，代以冀练。已，复因给事中张卤言，皆罢不遣。三年，起督京营。进右都御史，总督陕西三边军务。以延宁将士捣巢功，予一子官，迁南京兵部尚书。神宗嗣位，召拜刑部尚书。张居正专政，之诰与有连，每规切之。万历三年，乞假送母归，逾时不至，被劾。会之诰亦奏请终养，遂报许。后居正丧父夺情，杖言者阙下。归葬还阙，之诰以召还直臣收人心为劝。卒，赠太子太保，谥端襄。

时有夷陵刘一儒者，字孟真，亦居正姻也。嘉靖三十八年进士。屡官刑部侍郎。居正当国，尝贻书规之。居正歿，亲党皆坐斥，一儒独以高洁名。寻拜南京工部尚书。甫半岁，移疾归。初，居正女归一儒子，珠琲纨绮盈箱篋，一儒悉扃之别室。居正死，赀产尽

入官，一儒乃发向所缄物还之。南京御史李一阳请还一儒于朝，以厉恬让。帝可其奏。一儒竟不赴召，卒于家。天启中，追谥庄介。

吴百朋，字维锡，义乌人。嘉靖二十六主年进士。授永丰知县。徵拜御史，历按淮、扬、湖广。擢大理寺丞，进右少卿。

四十二年夏，进右佥都御史，抚治郧阳。改提督军务，巡抚南、赣、汀、漳。与两广提督吴芳讨平河源贼李亚元、程乡贼叶丹楼，又会师破倭海丰。

初，广东大埔民蓝松山、余大眷倡乱，流劫潼、延、兴、泉间。官军击败之，奔永春。与香寮盗苏阿普、范继祖连兵犯德化，为都指挥耿宗元所败，伪请抚。百朋亦阳罢兵，而诱贼党为内应，先后悉擒之，惟三巢未下。三巢者，和平李文彪据岑冈，龙南谢允樟据高沙，赖清规据下历。朝廷以倭患棘，不讨且十年。文彪死，子珍及江月照继之，益猖獗。四十四年秋，百朋进右副都御史，巡抚如故。上疏曰：“三巢僭号称王，旋抚旋叛。广东和平、龙川、兴宁，江西龙南、信丰、安远

---

，蚕食过半。不亟讨，祸不可言。三巢中惟清规跨江、赓六县，最逆命，用兵必自下历始。”帝采部义，从之。百朋乃命守备蔡汝兰讨擒清规于苦竹嶂，群贼震慑。

隆庆初，吏部以百朋积苦兵间，稍迁大理卿。给事中欧阳一敬等请留百朋剿贼，诏进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，巡抚如故。百朋奏，春夏用兵妨耕作，宜且听抚，帝从之。寻擢南京兵部右侍郎。乞终养，不许。改刑部右侍郎。父丧归，起改兵部。万历初，奉命阅视宣、大、山西三镇。百朋以粮饷、险隘、兵马、器械、屯田、盐法、番马、逆党八事核边臣，督抚王崇古、吴兑、总兵郭琥以下，升赏黜革有差。又进边图，凡关塞险隘，番族部落，士马强弱，亭障远近，历历如指掌。以省母归。起南京右都御史，召拜刑部尚书。逾年卒。

刘应节，字子和，濰人。嘉靖二十六年进士。授户部主事。历井陘兵备副使，兼辖三关。三关属井陘道自此始。四十三年，以山西右参政擢右佥都御史，巡抚辽东。母丧归。隆庆元年，起抚河南。俺答寇石州，

---

山西骚动，诏应节赴援。已，寇退。会顺天巡抚耿随卿坐杀平民充首功逮治，改应节代之。建议永平西门抵海口距天津止五百里，可通漕，请募民习海道者赴天津领运，同运官出海达永平。部议以漕卒冒险不便，发山东、河南粟十万石储天津，令永平官民自运焉。

四年秋，进右副都御史，巡抚如故。旋进兵部右侍郎兼右佾都御史，代谭纶总督蓟、辽、保定军务。奏罢永平、密云、霸州采矿。又因御史傅孟春言，议诸镇积贮，当计岁丰歉。常时以折色便军，可以积粟；凶岁以本色济荒，可以积银。又明年建议通漕密云，上疏曰：“密云环控潮、白二水，天设之以便漕者也。向二水分流，到牛栏山始合。通州运艘至牛栏山，以上陆运至龙庆仓，输挽甚苦。今白水徙流城西，去潮水不二百武，近且疏渠植坝，合为一流，水深漕便。旧昌平运额共十八万石有奇，今止十四万，密云仅得十万，惟赖召商一法，而地瘠民贫，势难长恃。闻通仓粟多红朽。若漕五万石于密云，而以本镇折色三万五千两留给京军，则通仓无腐粟，京军沾实惠，密云免僉商，一举而

三善备矣。”报可。

给事中陈渠以蓟镇多虚伍，请核兵省饷。应节上疏曰：‘国初设立大宁，蓟门犹称内地。既大宁内徙，三卫反覆，一切防御之计，与宣、大相埒，而额兵不满三万。仓卒召外兵，疲于奔命，又半孱弱。于是议减客兵，募土著，而游食之徒，饥聚饱飏。请清勾逃军，而所勾皆老稚，又未必安于其伍。本镇西起镇边，东抵山海，因地制宜，非三十万不可。今主、客兵不过十三万而已。且宣府地方六百里，额兵十五万；大同地方千余里，额兵十三万五千；今蓟、昌地兼二镇，而兵力独不足。援彼例此，何以能守？以今上计，发精兵二十余万，恢复大宁，控制外边，俾畿辅肩背益厚，宣、辽声援相通，国有重关，庭无近寇，此万年之利也。如其不然，集兵三十万，分屯列戍，使首尾相应，此百年之利也。又不然，则选主、客兵十七万，训练有成，不必仰藉邻镇，亦目前苟安之计。今皆不然，征兵如弈棋，请饷如乞糒，操练如抟沙，教战如谈虎。边长兵寡，掣襟肘见。今为不得已之计，姑勾新军补主兵旧

额十一万，与入卫客兵分番休息，庶军不告劳，稍定边计。”部议行所司清军，而补兵之说卒不行。

万历元年，进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，总督如故。进南京工部尚书，召为戎政尚书，改刑部。锦衣冯邦宁者，太监保从子，道遇不引避，应节叱下之，保不悦。会云南参政罗汝芳奉表至京，应节出郭与谈禅，给事中周良寅疏论之，遂偕汝芳劾罢。卒，赠太子少保。

初，王宗沐建议海运，应节与工部侍郎徐枋请开胶莱河，张居正力主之。用枋样兼佥都御史以往，议凿山引泉，计费百万。议者争驳之。召式还，罢其役。枋，常熟人，累官南京工部尚书。

王遴，字继津，霸州人。嘉靖二十六年进士。除绍兴推官。入为兵部主事，历员外郎。峭直矜节概，不妄交。同官杨继盛劾严嵩及其孙效忠冒功事，下部覆。世蕃自为稿，以属武选郎中周冕。冕发之，反得罪。尚书聂豹惧，趣所司以世蕃稿上。遴直前争，豹怒，竟覆如世蕃言。继盛论死，遴为资粥饘，且以女字其子。

应箕。嵩父子大恚，摭他事下之诏狱。事白复官。及继盛死，收葬之。迁山东佥事，再迁岢岚兵备副使。有威名，为巡抚所忌，劾去。官民相率讼冤，诏许起用。

四十五年，擢右佥都御史，巡抚延绥。寇大入定边、固原，总兵官郭江战歿。总督陈其学、陕西巡抚戴才坐免，遴贬俸一秩。隆庆改元，寇六入塞，皆失利去。而御史温如玉论遴不已，解官候勘。后御史杨銓勘上其功，遂以故官巡抚宣府。总兵官马芳骁勇，寇不敢深入。遴乃大兴屯田，边储赖之。秩满，进右副都御史。寻召拜兵部右侍郎。省亲归，起协理戎政。

神宗立，张居正秉政。遴其同年生，然雅不相能。会议阅边，遴请行。命往陕西四镇。峻绝馈遗。事竣，遽移疾归。居正歿，始起南京工部尚书。寻改兵部，参赞机务。守备中官丘得用滥役营军，遴奏禁之，因奏行计安留都十二事。召拜户部尚书。先奉诏蠲除及织造议留共银百七十六万余两，命于太仓库补进，遴言：“陛下历十余年之储积，仅三百余万，今因一载蠲除，即收补于库。计十余年之积，不足偿二年取补之

资。矧金数额进岁当百万，自六年以后增进二十万，今合六年计之，不啻百万矣。库积非源泉，岁进不已，后将何继？”因言京、通二仓粮积八百万石，足供九年之需，请量改折百五十万石，三年而止。诏许一年。

时尚宝丞徐贞明、御史徐待开京东水田，遴力赞之，议遂决。故事，户部银专供军国，不给他用。帝大婚，暂取济边银九万两为织造费，至是复欲行之，遴执争。未几，诏取金四千两为慈宁宫用，遴又力持。皆不纳。已，陈理财七事，请崇节俭、重农务、督逋负、惩贪墨、广储蓄、饬贡市。帝报曰：“事关朕躬者已知之。馀饬所司议行。”时释教大盛，遴请汰其庄者归农，聚众修斋者坐左道罪。礼部尚书沈鲤请如遴言。诏已许，后妃宦官多言不便，事中止。

改兵部尚书。辽东总兵官李成梁赂遗遍辇毂，不敢至遴门。遴在户部频执争，已为中官所嫉。会帝阅寿宫，中官持御批索马。遴以为题本当钤印，司礼传奉由科发部，无径下部者，援故事执奏。帝不悦。大学

---

士申时行尝以管事指挥罗秀属遴补锦衣佾书，遴格不许。时行乃调旨责遴擅留御批，失敬上体。御史因交章劾遴，遴乞休去，张佳胤代之。给事中张养蒙言：“罗秀本太监滕祥奴，贿入禁卫。往岁营佾书，尚书遴持正，为所中伤去。未几秀即躡用，物议沸腾。”于是黜秀，佳胤亦罢。遴虽退，声望愈重，以年高存问者再三。三十六年卒。赠太子太保。天启中，追谥恭肃。

毕锵，字廷鸣，石埭人。嘉靖三十二年进士。授刑部主事。历郎中，擢浙江提学副使，迁广西右参政，进按察使，再迁湖广左布政使。召为太仆卿，未至，改应天尹。海瑞抚江南，移檄京府，等于属吏，锵却不受。瑞察锵政，更与善。进南京户部右侍郎，督理粮储。

万历二年，入为刑部右侍郎。改户部，总督仓场。擢南京户部尚书，谢病去。起南京工部尚书，就改吏部，征为户部尚书。帝以风霾谕所司陈时政，锵以九事上。中言：“锦衣旗校至万七千四百余人，内府诸监局匠役数亦称是。此冗食之尤，宜屏除冒滥。州县丈田

滋弊，云南鼓铸不酬工直，官已裁而复置，田欲垦而再停。请酌土俗人情，毋率意更改。至袍服锦绮，岁有积余，何烦频织。天灯费巨万，尤不经。滥予不可不裁，淫巧不可不革。”他所奏，并多切要。近幸从中挠之，不尽行。锵乃引年乞罢。予驰驿归。锵遇事守正，有物望。年及八十，赐存问，加太子少保。后凡存问者再。其孙汝榘奉表入谢，诏以为太学生。年九十三而卒。赠太子太保，谥恭介。舒化，字汝德，临川人。嘉靖三十八年进士。授衡州推官。改补凤阳，擢户科给事中。

隆庆初，三迁刑科给事中。帝任宦官，旨多从中下。化言：“法者天下之公，大小罪犯宜悉付法司。不当，则臣等论劾。若竟自敕行，则喜怒未必当，而法司与臣等俱虚设。”诏是其言。冬至郊天，闻帝咳声，推论阴阳姤复之渐，请法天养微阳，词甚切直。有诏言灾眚洊至，由部院政事不修，令厂卫密察。化偕同列言：“厂卫徼巡辇下，惟诘奸宄、禁盗贼耳。驾馭百官，乃天子权，而纠察非法，则责在台谏，岂厂卫所得

干。今命之刺访，将必开罗织之门，逞机阱之术，祸貽善类，使人人重足累息，何以为治。且厂卫非能自廉察，必属之番校。陛下不信大臣，反信若属耶？”御史刘思贤等亦极陈其害。帝并不从。已而事竟寢。校尉负尸出北安门，兵马指挥孙承芳见之，疑有奸，系狱鞫讯，词连内官李阳春。阳春惧，诉于帝。言尉所负非死者，出外乃死，承芳妄生事，刑校尉。帝信之，杖承芳六十，斥为民。化请以阳春所奏下法司勘问，不纳。

四年热审，请释累臣郑履淳、李芳，及朝审，又请释李已，皆得宥。时高拱当国，路楷、杨顺以构杀沈炼论死。拱欲为楷地，谓顺首祸，顺死，楷可勿坐。化取狱牒示拱曰：“狱故无炼名。有之，自楷始。楷诚罪首。”拱又议宥方士王金等罪，化言：“此遗诏意，即欲勿罪，宜何辞？”忤拱，出为陕西参政。再疏致仕归。

万历初，累擢太仆少卿。复以疾归。由南京大理卿召拜刑部左侍郎。云南缅贼平，帝御午门楼受俘。化读奏词，音吐洪亮，进止有仪，帝目属之。会刑部缺尚

书，手诏用化。化言：“陛下仁心出天性。知府钱若赓、知州方复乾以残酷死戍。请饬大小臣僚各遵律例，毋淫刑。《大明律》一书，高皇帝揭之两庑，手加更定。今未经详断者或命从重拟议，已经定议者又诏加等处斩，是谓律不足用也。去冬雨雪不时，灾异频见，咎当在此。”帝优诏答之。会续修《会典》，因辑嘉靖三十四年以后事例与刑名相关者三百八十二条，奏之。诏颁示中外。

十四年，应诏陈言。请信诏令，清狱讼，速讯讞，严检验，禁冤滥，而以格天安民归本圣心。帝嘉纳焉。帝虑群下欺罔，间有讪发，辄遣官逮捕，牵引证佐，文案累积。化言：“主术贵执要，不当侵有司；徒使人归过于上，而下得缘以饰非。”潞王府小校以事为兵马司吏目所笞，帝怒，逮吏目下诏狱，掠死，又罪其捕卒七人。化争之。诏罪为首一人，余并获宥。明年，京察拾遗，南京科道论及化。遂三疏乞归。帝不许。会当虑囚，复起视事。中贵传帝意宥重辟三十余人，化争不可。诏卒从其议。寻称病笃，乃听归。卒，赠太子

少保，谥庄僖。李世达，字子成，泾阳人。嘉靖三十五年进士。授户部主事。改吏部，历考功、文选郎中，与陆光祖并为尚书所倚。隆庆初，丁曾祖忧。起右通政，历南京太仆卿。

万历二年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山东。寻进右副都御史，总理河道。未上，改抚浙江。旋移疾归，起督漕运兼巡抚凤阳。黄河南侵，淮安告警，世达请修石堤捍城；宝应汜光湖风涛险恶，岁漂溺，请开越河杀水势。俱报可。迁南京兵部右侍郎。召改户部，复改吏部，进左侍郎。擢南京吏部尚书，就改兵部，参赞机务。

俄召为刑部尚书。中官张德殴人死，世达请置于理，刑科唐尧钦亦言之，德遂属吏。大兴知县王阶坐挞乐舞生下吏，帝密遣两校尉侦之，谯日为巡风主事孙承荣所拒。校尉还奏，帝怒诘世达。世达言侦伺非大体。承荣竟夺俸。东厂太监张鲸有罪，言官交劾，帝曲贷之。世达执奏，帝乃屏鲸于外。驸马都尉侯拱宸仆毙平民抵法，世达请并坐拱宸。乃革其任，命国学

肆礼。罪人焦文燊法不当死，帝怒入之。会朝审，命户部尚书宋纁主笔。世达言于纁，薄文燊罪。忤旨，诘问，复据法以对。帝卒不从。时帝燕居多暴怒，近侍屡以非罪死，世达因灾异上书以讽。浙江饥，或请令罪人出粟除罪。世达言：“法不可废，宁赦毋赎。赦则恩出于上，法犹存。赎则力出于下，人滋玩。”识者韪之。改左都御史。兵马指挥何价虐死三人，御史刘思瑜庇之。世达劾奏，帝镌思秩。复劾罢御史韩介等数人。帝深恶言官，下诏申饬，责以挟私报复。世达言：“效忠持正者，语虽过激，心实无他。即或心未可知，而言不可废，并宜容纳。惟缄默依阿，然后加黜罚。则说言日进，邪说渐消。”报闻。二十一年，与吏部尚书孙鑄同主京察，斥政府私人殆尽。考功郎中赵南星被劾贬官，世达力争之，反除南星等名，遂求去，不许。其秋，吏部侍郎赵用贤以绝婚事被讦，世达白其无罪。郎中杨应宿、郑材疏诋世达，遂连章乞休去。归七年卒。赠太子太保，谥敏肃。

曾同亨，字于野，吉水人。父存仁，云南布政使